

接著，論中又說：「復次。」

這是承接前面所說的內容，表示接下來還要進一步說明。也就是說，接下來這一段仍然是在講述如何令菩提心不退失的方便。

因此，在前面說明「觀法如知幻」這首偈頌之後，這裡以「復次」作為承接，表示彌勒菩薩接著要宣說第二首偈頌，進一步開示令菩提心不退失的修行方便。

D4、菩薩因證知四事而不退失發心

偈曰：

自嚴及自食，園地與戲喜，

如是有四事，悲者非餘乘。

這首偈頌當中，包括「自嚴」、「自食」、「園地」以及「戲喜」四件事。

「自嚴」即是「自莊嚴」。

所謂「自食」，是指我們在吃飯的時候，用食物來資養色身。不過，這一部分的真正義理，待會世親菩薩的釋文還會進一步說明。

因為前面有講觀生死好像來到園苑一般。所謂「園地」，即是指如同園苑一般的處所。

至於「戲喜」，則是指歡喜、喜樂之意。

那麼，以上這四件事，都是具有大悲心的菩薩才有，並非其餘的二乘所能夠具有的——「如是有四事，悲者非餘乘」。

釋文對讀分四：甲一、功德莊嚴，甲二、利他歡喜，甲三、作意生處，甲四、神通變化

甲一、功德莊嚴

釋曰：

菩薩以自功德而為自嚴。

「釋曰」——世親菩薩他就解釋。論中說：「菩薩以自功德而為自嚴。」

「自嚴」的意思，就是菩薩以自己所成就的功德來莊嚴自身。當然，這裡所說的功德，包括一切福德、智慧，以及無量無邊的種種功德。而這些廣大的功德，唯有菩薩才能夠具足，並非二乘所能夠具有的。

若將二乘的功德與菩薩的功德相比，就如同大海相比於一滴水。菩薩所成就的功德，廣大猶如大海；而二乘所成就的功德，只是把自己的煩惱斷、生死斷，證得個人的解脫而已。因此，二乘所得的功德利益非常的少許，相較於菩薩而言，就如同大海中的一滴水這樣的量而已。所以，這裡才說，菩薩是以自己所成就的無量功德來自我莊嚴。

以利他歡喜而為自食。

世親菩薩接著解釋偈頌中的「自食」這二個字。

我們每天都需要吃飯，因此要張羅飯菜、準備飲食，然後受用食物來滋養自己的身體。這裡所說的「自食」是一種比喻，意思就是說菩薩是以利他而生起的歡喜來作為自己的飲食。

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。當菩薩去利益有情的時候，有情得到利益了，這樣的結果正好也滿足了菩薩的本願。菩薩的本願，就是希望一切眾生都能離苦得樂，都能解脫生死，乃至同成佛道。當眾生有這樣的利益的時候，菩薩為此感到歡喜；而這種因利益眾生所生起的歡喜，就是菩薩的「自食」。

當然，這並不是說菩薩都不用吃飯，光吃這個歡喜就足夠了；我們要明白，這個歡喜它所長養的並不是色身，而是菩薩的法身慧命。菩薩的法身慧命，也是需要飲食來長養。那麼，什麼是法身慧命的飲食呢？就是種種的功德法財。

因此，在很多的經當中都有類似的開示。好比《無垢稱經》（維摩詰經）中所說的「菩薩以法喜為食」或有的經中說的「以禪悅為食」。在凡夫所居住的娑婆世界，當然我們仍然需要受用段食作為飲食；然而，在諸佛淨土之中，菩薩是以法喜、以禪悅為食。例如，在《法華經》中也有這樣的開示。既然在諸佛淨土之中以法喜、禪樂為食，那麼，在淨土當中，這些佛菩薩難道還有受用像我們凡夫這種段食嗎？沒有。除非像《維摩詰經》中所說的香積佛國，其國土之中有受用不盡的飯食。然而，這裡所說的飯食，實際上並不是凡夫所受用的世間飲食，而是香積如來的功德所變現的。所以，看似飯食的形相，實際上仍然是以功德法財為食。又如《華嚴經》中，善財童子參訪的諸位善知識中，其中有一位也是這樣。他因五百劫以來所修的功德福報，也有這種受用不盡的飲食。任何的有情受用他的飲食，都能得到利益；乃至一生補處菩薩受用之後，很快就能夠成就無上菩提。由此可知，並不只是香積如來具有這樣的功德；《華嚴經》當中也講到善財童子所參訪的善知識中，其中也有具這樣功德威力的善知識，用那種受用不盡的飲食來饒益眾生。

那麼，菩薩究竟是以什麼為食，來長養他的法身慧命呢？概括而言，可以包含兩個方面：一是自利，二是利他。

就自利而言，菩薩在求證大菩提的過程當中，就會不斷積集種種的法財功德，就以這些法財功德作為法身慧命的飲食；或者，菩薩入甚深的解脫三昧，也能以這個三昧法樂為食。

不過，本段經文主要是就利益眾生而言，強調的是利他這部分。所以，這裡才說，菩薩滋養法身慧命的飲食來源，就是以利益眾生所得到的歡喜——「以利他歡喜而為自食」。

當利益眾生之後，內心便生起廣大的歡喜，而這種歡喜就能夠長養菩薩的法身慧命。那麼，隨著利益眾生的不斷增廣，就會有無窮盡的歡喜；法身慧命也因此愈加增長，愈加殊勝，愈加廣大。

甲三、作意生處

以作意生處而為園地。

那麼，菩薩是以什麼為園地呢？像剛剛說的，國王他來到園苑到處遊玩，受用種種的歡喜快樂；同樣地，菩薩則是以生處為園地。然而，菩薩來到世間受生，難道也像凡夫眾生一樣，是由業力所牽引，以生老病死的業報身在三界六道之中流轉，不得不感受種種果報嗎？不是的。菩薩是以「作意生處」為他的園地。

這裡所說的「作意生處」，就是指依願力而受生，而不是依業報而受生。凡夫眾生是依業力而受生。由於自己造作了種種業，因此便隨著業力牽引，而必須在相應的地方受生，不得自在，不是自己想不去就可以不去的。然而，菩薩則完全不同。菩薩是依自己的願力而受生。

例如，菩薩成就禪定三昧。若以凡夫而言，假設修得禪定，將來便會隨著定業而生到色界天或無色界天，不去也不行，非自己想不去就可以不去。可是菩薩即使成就了甚深三昧，在臨命終時，卻能夠捨棄色、無色界的果報，而還來欲界受生。菩薩雖然沒有欲界的煩惱，可是又能夠來欲界受身；雖然具有禪定的力量，但是卻能夠不生往色、無色界。這個就是願力。

例如，菩薩他如果要發願往生諸佛的佛土，便能隨其願力，自在往生十方諸佛國土。

又例如，若菩薩發願度化三惡道的眾生，也同樣可以依願力示現受生於三惡道。

因此，像釋迦佛過去行菩薩道時，於諸多本生故事中記載了曾示現為鹿王以及其他種種的畜生道有情，來饒益這個眾生的事蹟。

由此可知，菩薩是以發願這樣的作意力量來受生。既然是依願力而受生，那麼，菩薩所受生之處便是自在的，不是受業力逼迫的，沒有苦惱的。正因為菩薩受生完全出於自己的悲願與選擇，所以菩薩安住於生死世間，就如同進入一座園苑一般，在裡面到處歡喜快樂地遊玩。

甲四、神通變化

以神通變化而為戲喜。

那麼，菩薩是以什麼為戲喜呢？就是以神通變化為戲喜。菩薩成就不可思議解脫法門，具有廣大的神通威力，能夠隨意自在示現種種神通變化。

例如，菩薩能夠自在往來十方世界。以我們人來講，一個身高約一百八十公分的人，行走一步的跨距大約不過一公尺左右；除非你刻意用跳的，否則一般行走一步大致就是如此。然而，有神通威力的菩薩，他可以一步跨出，便能跨越恆河沙數的三千大千世界。也就是說，他

那個跨距，一步之間，便能從某一世界直接經過無量的三千大千世界，而到達另一處世界。這個不是說用飛的，也不是用觀想的，只是一個步伐而已，便能到達很遠的地方。當然，除了有這種能力之外，菩薩還有其他無量無邊的神通變化。

或者可以這樣來說，菩薩為了親近十方諸佛修學正法，也為了要利益眾生，所以菩薩隨意自在現種種的神通變化，就如同遊戲嬉戲一般，毫無障礙。譬如小孩子聚集在一起，運用種種玩具遊戲玩樂，充滿歡喜與快樂；同樣地，菩薩他現神通變化也是如此。

D5、順承續論

如此四事，唯菩薩有，於二乘無。

菩薩既有此四事，云何當退菩提心？

已說不退心，次遮畏苦心。

世親菩薩最後總結前面的解釋並藉此引發下面的偈頌，首先，祂說：「**如此四事，唯菩薩有，於二乘無。**」

也就是說，這四件事，唯有菩薩才能具足，二乘則不能成就。

首先，菩薩具足無量無邊的功德，因此能夠以功德莊嚴自身；這是二乘所沒有的。

其次，菩薩因利益他就有歡喜，以此滋養、增長自己的法身慧命；這也是二乘所沒有的。

再者，菩薩依願力在三界六道隨意受生，隨緣示現種種身相利益眾生；在三界六道到處隨意受生利益眾生，這個小乘也沒有，同樣不是二乘所能做到的。

最後，菩薩有廣大的神通威力變化，能夠自在示現種種方便善巧，利益一切有情；這也是二乘所不能成就的。

因此，這四件殊勝之事，唯有具足大悲心修學菩薩道的菩薩才有，並非是菩薩乘以外其餘的乘所有。

論中接著又說：「**菩薩既有此四事，云何當退菩提心？**」

也就是說，菩薩既然已經具足這四種殊勝功德，又怎麼可能退失菩提心呢？

首先，菩薩日日修集功德，每天不斷地增長無量無邊的功德。譬如一個人原本就極為富有，而且每天都有無數金銀財寶源源不斷地往家裡面送。這些財富都是自己經營事業、投資理財所得，日日增長，永無匱乏。同樣地，菩薩所積集的功德，也是日日增長，永無窮盡。

再者，菩薩又以利益眾生為本願，樂於幫助一切有情。正如一位樂善好施的人，與一位慳貪吝嗇的人，其心量與境界自然截然不同。

此外，菩薩他又可以在三界六道乃至十方世界隨意受生，不像我們眾生被業力果報所牽引，只能夠被侷限於某一處受生。

更何況，菩薩又有廣大的神通變化，其神通威德遠遠超勝凡夫與二乘無量萬億倍。

既然菩薩具足如此殊勝的功德與境界，又怎麼可能捨得捨棄這一切，而退失菩提心呢？譬如一個人每天都有無盡的財寶不斷送入家中，又怎麼會不想要這一切，寧可去當乞丐、去乞討，這顯然是不合道理的。

如以上所說，菩薩既然具有這四件殊勝的事，憑什麼會退失菩提心？所以不應退心，也不會退心的。

前後的這兩個偈誦，就是告訴我們不退心的一種境界。

然後，論中接著又說：「已說不退心，次遮畏苦心。」

意思就是說，前面已經說明了如何令菩提心不退失；接下來，則要進一步說明如何遮止畏苦之心。

照道理來說，凡夫眾生對於苦都應當有所怖畏。正因為怖畏苦、厭苦，所以才會發心修行，希求解脫。身為菩薩，在某一個層面而言，同樣也應當要畏苦。假設他不畏苦，又怎麼會生起出離世間、求證解脫的心呢？

然而，菩薩又進一步了知：我因為畏苦，想求解脫；同樣地，一切眾生也畏苦，也應當求解脫；那為了要讓眾生成就解脫一切苦，所以我寧可受一切苦也要幫助眾生離一切苦。

所以，身為菩薩，就不應當對生死之苦生起退怯、畏懼之心。因為一旦畏懼了，便容易落入如同二乘一般，急於遠離生死苦，而不能長久安住於生死之中，自利利他，廣行菩薩道。

所以，接下來的偈頌，正是為了遮止菩薩生起這種畏苦、退怯的心，而加以宣說的。

D6、遮畏苦心分三：E1、菩薩因以大悲為體性而不退失發心，E2、菩薩因有大悲作所應作而不退失發心，E3、菩薩因有大悲勝二乘作所應作而不退失發心

E1、菩薩因以大悲為體而不退失發心

偈曰：

極勤利眾生，大悲為性故，

無間如樂處，豈怖諸有苦？

首先，偈頌說：「極勤利眾生，大悲為性故……」

「極」就是達到極致、極限的意思，此處是針對「勤」而說的。「勤」就是精進。以最大的精進力、最勇猛的精進心來利益一切眾生，因此稱為「極勤利眾生」。

為什麼菩薩能夠如此勇猛精進呢？就是因為有「大悲」這樣的體性、「大悲」這樣的心性，所以菩薩才能夠以最究竟、最勇猛的精進來利益一切眾生。

偈頌接著又說：「無間如樂處，豈怖諸有苦？」

這裡的「無間」，就是指無間地獄。對菩薩而言，即使身處無間地獄，也如同置身於快樂之處一般。既然連身處無間地獄這樣極苦的地方，也如同置身在一個快樂的地方，不能令菩薩生起怖畏，那麼菩薩又怎麼會畏懼種種的生死苦、三界的一切諸苦呢？當然是不會，因為他有大悲心。有了大悲心，所以對於生死苦就不再畏；縱使是來到無間地獄，無間地獄的一切苦也不會令菩薩產生畏，而導致退心。

這首偈頌的目的，正是在於遮止菩薩生起畏苦之心。也就是說，我們既然發心修學菩薩道，希求無上菩提，並立願利益一切眾生，就不應當畏懼這個苦。

當然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，生死苦我們要畏，假設不畏生死苦，又憑什麼求解脫苦？然而，在了知生死是苦之後，為了利益眾生，就不應當畏生死苦，因為一旦畏的話，就不能利益眾生。因為，菩薩一切所行，都以利益眾生為最高原則；所以縱使知道生死是苦，也不應當生起畏懼之心。

釋文對讀：釋菩薩因以大悲為體而不退失發心

釋曰：

菩薩以大悲為體，是故極勤利他，雖入阿鼻地獄，如遊樂處。

菩薩如是，於餘苦中豈生怖畏，因此怖畏而退心耶？

「釋曰」——世親菩薩解釋。

首先，祂說：

「菩薩以大悲為體，是故極勤利他，雖入阿鼻地獄，如遊樂處。」

菩薩是以大悲作為自己的體性。或者也可以說，大悲心就是菩薩最根本的核心。「菩薩」是一個名稱，雖然這個名稱是套用在有情當中；但是，並非一切有情都可稱為「菩薩」，而是必須發起菩提心，才能稱為「菩薩」。當一位有情發起菩提心時，「菩薩」這個名稱才能夠安立在他的身上。然而，菩提心又是如何發起的呢？必須依於大悲而發起。所以，這裡才說，大悲才是菩薩真正的核心、真正的主體性。正因為以大悲為體，所以菩薩才能夠行勇猛精進來利益眾生。也正因為如此，若在阿鼻地獄當中可以利益眾生，即使入於阿鼻地獄，菩薩也會欣然前往，猶如來到一座遊樂園場遊玩一般。為什麼呢？因為菩薩心中所想到的是：「只要來到這邊，就能夠讓阿鼻地獄的眾生離苦得樂。」因此，對菩薩而言，凡是能夠利益眾生的地方，都是值得前往的好地方。正因如此，阿鼻地獄雖然是眾苦聚集之處，但對菩薩而言，因為在那裡能夠行利益眾生之事，所以便如同遊樂之地，可以在其中自在遊戲而沒有任何畏懼之心。

因此，論中最後總結說：

「菩薩如是，於餘苦中豈生怖畏，因此怖畏而退心耶？」

也就是說，菩薩既然能夠如此，那麼，面對其餘的種種苦，難道還會生起畏懼之心，乃至因此而退失菩提心呢？

既然連阿鼻地獄、無間地獄都能視如遊樂之處，以這個世間的苦來說，難道還會有比無間地獄的苦更廣大嗎？不會了。我們在人間固然有種種苦，但去天上也有苦；然而，人天的苦不如三惡道的苦；三惡道的一切苦，以地獄的苦最大；地獄的一切苦，又以無間地獄的苦最大。因此，就整個三界而言，若以苦受來說，沒有任何地方能超過無間地獄的苦。如今，連無間地獄的苦都能夠如同受用快樂一般，其餘的苦怎麼可能會令菩薩生起畏懼呢？不會的。既然不生怖畏，自然也不會因為怖畏而退失菩提心。

E2、菩薩因有大悲作所應作而不退失發心

偈曰：

大悲恒在意，他苦為自苦，

自然作所作，待勸深慚羞。

「偈曰」：接著，彌勒菩薩又進一步說明。

偈頌首先說道：「大悲恒在意……」

也就是說，菩薩的大悲心恒常存在，大悲恒常在他的心當中。

偈頌接著說：「他苦為自苦……」

菩薩以「他苦為自苦」，同樣也以他樂為自樂。佛法當中常說，菩薩攝受一切眾生為自體。為甚麼「菩薩攝受一切眾生為自體」？因為當菩薩一旦能夠現觀真如法界，他便成就平等心，了知自己與一切眾生本無差別；正因如此，眾生受苦，就如同自己受苦；眾生得到安樂，自己也就真正感到安樂。這也就是偈頌所說的「以他苦為自苦」的道理。

偈頌接著又說：「自然作所作……」

也就是說，菩薩因此便能自然而然地去做一切應當做的事情。

那麼，菩薩所應當做的是什麼呢？就是利益有情、饒益眾生，這個就是菩薩自己要做的。事。假設連自己本來就應當做的事情，都還要等待別人來勸導、提醒，那就應當生起深深的慚愧之心了。

所以，偈頌最後一句說：「待勸深慚羞。」

這個本來就是我該做的事，結果卻沒有主動去做，反而還需要別人勸導、提醒，這樣豈不是十分慚愧嗎？例如，若菩薩利益眾生還需要別人不斷提醒：「時間到了，應該去利益眾生了；時間到了，趕快出門去利益眾生；今天有眾生前來，你趕快去幫助他、利益他。」事情不應該是這樣子，這不是菩薩應有的境界。利益眾生，本來就不應當還要別人在旁邊提醒，不應該設

定鬧鐘然後時間到了才想到要去利益眾生。菩薩不是這樣子，菩薩應當要主動積極去利益眾生。若利益眾生這個事情還需要別人提醒的話，那就非常地慚愧了。這就是偈頌所說「待勸深慚羞」的意思。

釋文對讀：釋菩薩因有大悲作所應作而不退失發心

釋曰：

諸菩薩大悲闍梨常在心中，若見眾生受苦，即自生苦。由此道理，自然作所應作。若待善友勸發，深生極重慚羞。

「釋曰」——世親菩薩解釋。

首先，祂說：「諸菩薩大悲闍梨常在心中……」

世親菩薩的這句即是對應到偈頌中的「大悲恒在意」這一句。

「大悲恒在意」，也就是說，大悲恆常安住於心中。其中的「意」，就是心的意思。不過，世親菩薩進一步說，一切菩薩有一個「大悲闍梨常在心中」，他在「大悲」之外，又加上了「闍梨」二字。那麼，這個「阿闍梨」是什麼意思呢？

依佛法而言，修行人就應當要去親近善知識。如果說我們要出家修道，就應當有一個和尚（他就叫親教師），還有一個阿闍梨（就叫教授師）。也就是說，修行人應當依止親教師與教授師，在他們的教導之下修學佛法、增進道業。此處，世親菩薩便以「阿闍梨」來譬喻大悲。大悲就如同一位教授師。當我們依止一位師長，禮請他作為自己的阿闍梨、教授師之後，他便會不斷以種種方便教導我們修行，時時刻刻在身邊提醒我們要怎麼樣修行、怎麼樣用功，這個就是阿闍梨、教授師的作用。

同樣地，大悲就如同一位阿闍梨，恆常安住於我們的心中，與我們的心從不分離。正因如此，大悲這位「阿闍梨」，便會時時刻刻提醒我們要去饒益眾生、要拔眾生的苦。這就是世親菩薩以「大悲闍梨」作譬喻的意思。

論中接著又說：「若見眾生受苦，即自生苦。」

即是說，看見眾生受苦，就好像自己生起苦。

如剛才所說，教授師本身的作用，就是時時策勵弟子修行。我們出家修道，依止和尚與教授師，隨侍師長左右，師長便會隨時注意我們怎麼修行，若有任何不明白之處可以跟他們請法，他就會為我們開示、解說。

大悲也是如此，如同一位時刻陪伴在身邊的阿闍梨。因為只要我們有大悲的話，他就會不斷地提醒我們要利益眾生、拔除眾生的痛苦。因此，所謂「大悲闍梨常在心中」，並不是說心中住著另一個人，而是說心中住著的是我們的大悲。大悲，猶如一位時時教導、策勵自己的

教授師。換句話說，大悲作為我們內心的阿闍梨，不斷地提醒我們、教授我們要去度眾生的苦、拔眾生的苦。因此，當我們看見眾生受苦時，便如同自己正在受苦一般。

然後，論中又說：「由此道理，自然作所應作。若待善友勸發，深生極重慚羞。」

由於上述的道理，因此菩薩自然會去做一切所應當做的事情，不需要別人提醒，也不需要別人來引導。本身你只要有大悲的話，就會積極主動地去做所應做。假設還需要等待別人——也就是其他的善知識——來勸導、策發我們的話，那就應當感到慚愧了，應當要生起非常深重的慚愧羞恥之心。

當然，這裡所說的提醒，並不是別人在提醒，而是我們內心的大悲不斷地提醒自己要努力去利益眾生才是對的。那麼，為什麼說需要別人勸發，就應當生起慚愧呢？因為，一旦還需要別人勸發，就表示自己已經不夠主動、不夠積極，甚至沒有在行利益眾生之事了。要知道，利益眾生本身就是菩薩的本分。若連本來就應當做的事情，都還需要他人提醒、督促，這樣難道不值得羞愧嗎？當然應當感到羞愧。

所以，這段論就是告訴我們，如果有大悲的話，一切都好辦，所有利益眾生的事，自然都會主動去實踐，而不需要等待他人的提醒與勸發。

E3、菩薩因有大悲勝二乘作所應作而不退失發心

偈曰：

荷負眾生擔，懈怠醜非勝，

為解自他縛，精進應百倍。

「偈曰」——彌勒菩薩又說偈頌。

偈頌首先說道：「荷負眾生擔……」

也就是說，身為菩薩，就應當「荷負」眾生的重擔。所謂「荷負」，就是擔負的意思。

換句話說，眾生就如同一副沉重的擔子，菩薩應當將它承擔起來，背負在自己的身上、挑負在自己的肩上。正如挑擔的人，用手靠在肩膀上，肩負扁擔，兩端懸掛著所要搬運的重物，以扁擔將重物挑起。同樣地，眾生就好像是一個重擔，身為菩薩就要去承擔利益、安樂眾生的重擔，因此說「荷負眾生擔」。

偈頌接著說：「懈怠醜非勝……」

這個「懈怠」就代表說，對於擔負眾生這個重擔，缺乏積極進取，不肯努力，也沒有意願去承擔這項責任。菩薩若對於荷負眾生的重擔懈怠不為的話，這是一件醜陋而不殊勝的事情，因此偈中說「懈怠醜非勝」。

偈頌接著又說：「為解自他縛，精進應百倍。」

也就是說，菩薩為了令自己與一切有情，都能夠解脫生死煩惱的繫縛，就應當精進百倍，要發起更大的百倍的精進力，來利益眾生，來想辦法斷一切眾生的這些生死苦。

釋文對讀：釋菩薩因有大悲勝二乘作所應作而不退失發心

釋曰：

菩薩發心，荷負眾生重擔，若去賒緩，此是醜事，非為第一端正眾生。

菩薩應思：「若自若他有種種急縛，謂惑、業、生；為解此縛，應須百倍精進，過彼聲聞作所應作。」

〈發心品〉究竟。

「釋曰」——世親菩薩的解釋。

首先，祂說：「菩薩發心，荷負眾生重擔……」

也就是說，菩薩既然發起大菩提心，就應當荷負眾生的重擔。

本來菩薩在最初發心時，便已立下誓願：「我要饒益一切眾生。」因此，自此以後，利益、安樂眾生的責任就背負在菩薩的身上，菩薩就理當荷負這責任。

論中接著又說：「若去賒緩，此是醜事，非為第一端正眾生。」

也就是說，菩薩雖然應當去做利益眾生的事情卻「賒緩」，遲遲不肯去做，行動緩慢，怠惰拖延，如此便是一件醜陋的事情，不能稱為第一端正的眾生。其中「賒緩」就是遲緩、怠慢的意思。

相對於醜陋的，就是端正莊嚴。在彌勒菩薩的偈頌當中是說「懈怠醜非勝」，所以「醜」是與「勝」相對而說。此處的「勝」，可以理解為是端正莊嚴的意思。若菩薩對於利益安樂眾生的事總是拖拖拉拉，本應積極主動地去做，卻反而遲疑懈怠；面對眾生需要利益安樂時，寧可自己睡覺休息、放逸懈怠，也不願立即去做，甚至還需要他人勉強、提醒，才肯去利益眾生。如此一來，對於一位菩薩而言，未免太過醜陋，也失去了菩薩應有的莊嚴。

論中接著又說：「菩薩應思：『若自若他有種種急縛……』」

也就是說，菩薩這個時候就應當這樣去思唯觀察：無論是自己，還是他人——也就是一切眾生——都為種種「急縛」所繫。

這個「縛」，就是說一條繩子把我們綁住了；而「急」字，則表示綁得很緊。「急」是相對於「緩」而言。若這個繩子把我們綁得很緊、很壓迫就叫「急」；若將繩索解開，使束縛鬆弛，便稱為「緩」。因此，「急縛」就是指極其深重、難以解脫的繫縛。那麼，這種繫縛包括什麼呢？

所以，論中接著又說：「謂惑、業、生……」

「惑、業、生」亦即惑、業、苦。其中，「惑」是指煩惱；因有煩惱所，便會引發、造作

一切生死之「業」；「生」，則是指由業所感得的生死苦果。無論是自己，還是一切眾生，都共同受此惑、業、生的急縛所縛。

然後，論中又說：「為解此縛，應須百倍精進……」

也就是說，為了解除自己以及一切眾生身上這些惑、業、苦的急縛，就應當發起百倍的精進。

所謂「百倍」，只是形容其勇猛精進的程度；菩薩的精進，又豈止百倍而已？千倍、萬倍、億倍，乃至無數倍，都不足以形容其精進之力。

所以重點在於論中所說：「過彼聲聞作所應作。」

這個部分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，聲聞行者看待生死之苦，如同面對毒蛇猛獸一般，急於遠離、急於斷除，要趕快把它消滅掉他才會安心。譬如，如果我們晚上睡覺，旁邊躺一條毒蛇，睡得著嗎？睡不著。又或者，有一頭猛獸在那邊趴著跟我們一同在房間裡面休息，我們也必定睡不著的。正因如此，聲聞他看待生死有極大的過患，所以聲聞才會很積極地去把生死斷除。

如今，菩薩所發起的精進力，應當要勝過聲聞的「作所應作」。聲聞本來就是為了斷除生死之苦就很積極努力；菩薩亦應如此。但我們要了解，這裡的意思並不是說，菩薩也應當如聲聞乘般急著從生死的一切惑業苦中求解脫了；同時，也不能說菩薩要利益眾生，就應當在生死當中。不是這樣子的。雖然前面說菩薩看待生死不應當畏苦，但這只是說不要畏苦，並不是說不要去認識生死的苦。我們既然認知生死是苦，自然就應當要斷生死苦，菩薩與阿羅漢的差別在於，菩薩為了度化眾生，就不能像阿羅漢那樣，由於畏生死苦過多，而急於將生死徹底斷盡。因為這樣子一來，就失去了修集菩提資糧的方便，也失去了長久利益眾生的方便。

菩薩對於生死是苦的體認，實際上比聲聞更加深刻。在《瑜伽師地論》裡面就有這麼講，菩薩觀察苦、認知苦的智慧是比聲聞還要高的；只是菩薩為了了度眾生，所以不能夠急於把生死苦斷求得自我解脫，而是以大悲願力留住生死，廣修菩薩道。

正因如此，菩薩不僅要斷除自己的惑、業、苦，更重要的是要幫助一切眾生斷除惑、業、苦——其中，仍是以利益一切眾生才是真正的重點。因此，菩薩應當發起百倍、千倍、萬倍、億倍，乃至無量無邊的精進力；菩薩勇猛精進的態度，遠遠超過聲聞的精進力、聲聞的態度。

所以，世親菩薩的這段解釋才說，身為菩薩，應當有如此的思唯：時時將利益眾生的事放在心上，把利益眾生的重擔勇敢承擔起來，積極努力地去實踐，而不可遲緩懈怠。

或者，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理解這段解釋。換句話說，對於斷除自身煩惱的事情，當然也應當積極精進，不可怠慢；然而，菩薩此時不但是要修智慧想辦法斷煩惱，還要修方便，善

於拿捏分寸：「我這個煩惱究竟應當如何對治，才能恰到好處？既不會像聲聞一樣將煩惱完全斷盡，而立即趣入涅槃；又能不受煩惱控制，而能夠控制煩惱隨意自在。」也就是說，菩薩不但要修智慧，也還要修方便，才能夠去拿捏煩惱。聲聞是不想被煩惱拿捏，就急於把它斷了；然而，菩薩則以方便善巧去拿捏這個煩惱，利用煩惱來做事情，利用煩惱來利益眾生。

以上即是〈發心品〉所闡述的主要內容。至此，第五品〈發心品〉圓滿講解完畢——「〈發心品〉究竟」。

（以上影音內容第 38 講）